

台灣“官”感

—王計—

◁開宗明義

在金華街的一條巷子裏，有一家佔地不小的呂公館，大門漆著朱紅，牆圍得特別高，上面又加上三尺有刺的鐵絲，附掛一個牌子：「內有惡犬」。這種房子在台北市並不多，但也不少。大多以前日本人的宿舍，後來一群唐山人被老毛趕過台灣海峽，但在上岸的一霎那，突然變成要人，順理成章地佔了日本人的房子，地方寬闊，有樹木、水果，又有假山。這幾年市內地價飛漲，呂委員在「五九年度預算」裏，向「他們」要到了建築經費，所花不到幾千塊錢，就蓋了這棟五層大樓。但現在後悔了，如今人家都蓋十層的啦！即使如現想橫下心來，再追加預算，奈何地基打的是五層的，包商可能又偷工減料，真是莫法渡。當年以為夠狠了，如今比起別人來，真是小吃。到底是聽差傭人之輩出身的，比不上那些科班人馬之流。

無心久住這裏，但歸小吃，不是這活，委員並不這裏不發了六年，在平聽差，他曉得這種日子比夕陽還要短；吃、喝、玩樂、剝削、謀財害命的勾當幹了三十年，目前不但眼看紅軍又要追過來，整個台灣社會也弄得風靡、腐化不堪，要不是日本人的五十年建設和奴才教育，早已經反了。

◁豬八戒升天

說來誰也不相信，他一生的二大鬼人，竟然是老毛和日鬼子。沒有日本鬼子，他根本不會離開東北老家，而終身過著那半飽不死的傭人生涯。去了北平又被趕到重慶，越逃越發跡。紅軍來了，本來準備「反正」大叫打倒蔣介石的，奈何所屬機關撤退得比追兵還快，要殺幾個官員、國特去建功投誠都沒機會，這些傢伙真是撤退有功，他也就胡裏胡塗地跟著跑到台灣來了。既然投八路當「共匪」不成，只好當

「土匪」，反正是人，是圓的，八
命玲瓏，其他本末事沒有，要喊
口號，他是「雙口呂」，嘴巴在
多，喉嚨大，北誰都大聲。在
臨上岸時，大家約好「互助合
作」，宣稱所有證件因戰亂遺
失了，而當時遼寧三興安省與
天命區的呂新貴，「據說」是興
安市區的國民代表候補第一名
，而全興安市區只有二人在台
灣，為了湊足半數名額，通常
有獎，個補缺除真，一個當了
了國民代表，一個當了立法委
員。搭「國代」列車以後的什
委員最多，這玩意兒很肥，什
麼事都不管，也什麼事都管，
「某老」、「某委員」相稱，
慢地，他也就忘記自己叫什
麼，而人人都尊稱他「呂委員」。

(三) 最大鬼人

說他有多得意，就有多得意，
、要錢有錢，要權有權，憑著
三民主義實踐班的名號，也
台大「專家的」封號，負也
少草率，不過，反正一
學、經濟、政治，講義發黃，其

寶，越舊越黃的講義，表示該
教授的政途越好，這些年
青人，真是沒有政治頭腦。
他的兒子聯考不行，但一大
年軍校之後，不是就進了台大
了？到美國去當政治學的獎學
拿的錢又比那些窮學生幾位朋
金還多，最絕的還是辦了一個
想出來建設會議」，每位兒子
、女兒也都可以年暑假免賞
回來玩三個月，陪老人，他
的么兒出國三年，已經回來兩
次，也順便把幾百、千「小錢
」帶到美國，那仁兄，想弄錢
就搞得滿城風雨，真是！不是
吹牛，如果他開一個「資外
移」的補習班，一定比什麼行
業都賺，只是不想幹而已。
不過，這幾天「呂委員」
心跳得很厲害，眼皮也在跳，
使他很不舒服。起先是在會報
小組看調查局呈送過來的台獨
二年來在島內調查員，又找不
線索，只好拿出老辦法，亂抓
，似乎苦刑不少，而來自地
流氓之間，秀才造反，可怕，
但流氓可不好对付，看高
明鑒競選時後面跟著那一批，

